

## 往山的方向

夜晚的中央山脈像隻沉睡的巨獸，而我處於獸腹之中，東西兩側的城市光害離我過於遙遠，關上頭燈後只剩下黑暗與寂靜。谷風湧動濃霧，星河無聲沉落。

到達大水窟已是下午時分，一行人卸下沉重的登山包後走出山屋，一面勘查隔日要走的八通關古道，一面也隱隱期待能找到什麼歷史留下的痕跡，但除了隨處可見的水鹿排遺外什麼也沒發現。當我們濾完水、準備在爐頭上打起火星時，領隊提醒我們此處的廁所遙遠異常，天黑後又容易起霧，夜裡不論是攝影或是上廁所都必須攜帶頭燈，最好結伴而行。

霧果然在日頭隱沒於群山後湧了上來，原本盤算著拍攝星空的一絲希望，在拉開山屋大門後被從外灌入的無數微細水滴吹得無影無蹤。望著能見度不過數米的屋外，總覺得讓人陪我去廁所有點委屈，於是我向隊友多要了一個頭燈，將其點亮後掛在山屋前。頭燈的穿霧能力有限，但由遠處望去仍是目標明確的光點。我沿著短箭竹叢間的土徑往廁所方向前去，每幾步便回頭確認山屋位置。朦朧間竟覺得那光點，像是星星。

在中央山脈深處，關掉頭上的光源後周圍反而更明亮些——當然，這是在天空透明的狀態下。多次在深山拍攝星空的我自然見過那些長久以來被人們歌頌的星座與銀河，也能透過時間與經驗推算，此刻銀河應該正由東南升起，在整個草原谷上方湧動。然而當我以猜想的視角向天空望去，見到的只有無數被頭燈照亮、細小且方向紊亂的霧氣。

據說古代的航海家能依靠星座辨識方位，大概是除了天文學家之外對星空最為熟悉的一群人。或許這也是為何許多太空飛行器的命名都與海相關——航海家號（Voyager）如此，水手號（Mariner）亦然。登山者則極少以星座為指標夜行，更多時候我們信賴的是指北針、等高線以及前人留下的布條。只有在特殊情況下我們才會抬頭辨認星空暗示的方向。

對此刻的我來說，山屋外的那盞頭燈就是為我指路的星。

至今我仍未明白為何自己迷戀於登山，而決定踏上這條近百公里路線的原因，似乎也只因為幾個充滿神秘感的名字——大水窟、八通關。這樣不帶太多資訊的名詞保留了原始的曖昧性，無從得知被命名之前是什麼樣子，擁有名字後又發生了什麼事。對我來說，一切都是需要用眼睛與雙腳去確認的事情。

相信光緒元年時，負責鋪建八通關古道的總兵吳光亮與兩千飛虎軍，必定見過滿天星斗的大水窟。那時群山的名字只有原住民知曉，而初來乍到的外地人正進行著與自然最初的關係——觀察、紀錄，再用自己的語言為其命名。後來日人為理蕃與交通考量重修了八通關越嶺道，並以大水窟為界將其分為東西兩段，東段不再與清八通關有所交集。大水窟彷彿成了某種歷史上的交錯點。

而清人與日人都未曾預料到的是，古道開通後不到一個世紀，有六十人將中央山脈從頭到尾走了一輪。他們是由岳界四大天王之一的林文安召集的山協成員，

分別自中央山脈南北的稜脈向臺灣的心臟地帶前行。而為了補給方便，中央山脈被劃分成八段：北一至北三、南三至南一，加上首尾的北北段與南南段。自此之後群山不只有了名字，更如形成了數個集團般，儘管稜脈相連，彼此間卻有隱形的線區隔。巧合的是，南北向的中央山脈大縱走與東西向的八通關越嶺道，也是相交於大水窟。

在我點開頭燈，由山屋步行至百米外的廁所時，或許正跨過某種地理與時間上的分界點，從一頭走到另一頭。

抵達大水窟前，我已在南二段上行走五天了。一行人駛過顛簸破碎的南橫，在向陽登山口下車時土地仍搖晃了好一陣子。大概是彼此都知道將暫時離開現代生活，大夥慵懶但沉默地確認完裝備，才加入一群群山友的腳步。出發後沒多久竟在路旁的碎石坡見到一尾罕見的菊池氏龜殼花，現在想來像是某種遠離文明的隱喻。

南二段前兩天的路程，會經過臺灣最廣為人知的高山湖泊嘉明湖。清幽並不是這路線的代名詞，山徑上時不時就能遇上穿著鮮豔的登山隊伍，而負責背運糧食的原住民協作總從不知名的樹林中鑽出，或在某個轉角滑著手機——他們身上流著自幼與山林相處的血液，除了擁有屬於自己的路，也對偶有現代訊號透入的縫隙瞭如指掌。

通常協作負責的是商業團的伙食與宿營裝備。我會傾向稱這些參加商業團的人為遊客，不同於我們動輒十幾公斤的登山包，商業團只需攜帶衣物與行進糧，無須背帳篷睡袋也不用勞心準備食材。倒也不是要比較高低，畢竟大部分登山者都是先以遊客的身份接觸山林，然後在眺望遠方時，漸漸對那些目的地之外的山脈產生好奇。

晚餐時協作聽到我們要走南二段，便要我們到廚房蹭飯。在海拔三千米吃著鋁盆煮出的中式菜肴有種錯置的奇異感，就像一隻西伯利亞白鶴漫步在臺北街頭那樣。記得當時問了協作為何在森林之中不是享受野菜的清甜與山豬肉的焦香，才知道這些來自觀光商店的印象也早已不是他們的日常，只有鍋碗收畢後拎出的那瓶小米酒，還留有一絲來自部落的鄉愁。

或許餐食上隱約的不協調正是現代生活與美學的映證，且即使是參加商業團的遊客，對嘉明湖的印象也必然不會是菜飯的種類。在這個嚮往出走的時代，旅行成了向日常道別的機會，於是我們將舊有的習慣塞入背包，在畫好的地圖上忘路之遠近，並相信短暫的離去能讓自己昂首回歸。但森林隔絕了大部分與世界交流的管道，輕巧的詩句無法隨時上傳臉書，勇敢遠離現實的態度僅有自己知曉。最終「為何登山」的大哉問，只有在見到數十公里外的山頭、聽過灌木叢間的深山鶯鳴唱，或是用手指輕撫過黑熊留在鐵杉上的爪痕後才會明白。

在嘉明湖與南二段的岔路口卸下登山包，我們準備輕裝來回嘉明湖後再陡下數百米，直到位於拉庫音溪的營地。整理時遇上了剛從嘉明湖回來的遊客，好奇

地問我們這條岔路將會通往哪去。「一個遠離文明的地方。」我們如此回答。

從廁所走回山屋的路上，我見到霧氣中暈開的光團閃動了幾下。心頭一緊，便偏離了原本直直往光源前去的路徑，從山屋旁悄悄地摸了過去。

是水鹿。而且還是一群。

估計是下午時從遠處的樹林瞧見我們進入山屋，對鹽分的渴求驅使牠們走近平日見不到的人造光源。夜晚對野地裡的生物來說並不是休息，山屋後方的草堆有黃鼠狼鬼鬼祟祟地想找廚餘、杜鵑花叢下臺灣森鼠正在洞口探頭探腦。人類的先祖必定也有在夜裡依然銳利的眼睛，直到我們學會使用光以後，視網膜上的細胞才不再能夠捕捉來自黑暗的訊息。

見我走近，水鹿群只是微微抬頭警戒，並沒有消失在霧中。我想起了背包裡的閃光燈與相機，便進山屋拿出來紀錄幾張。攜帶這些額外的裝備少說讓原本已經沉重的登山包多了四五公斤，但抱著在中央山脈深處紀錄少見生物的期待，幾經考慮後仍然放入背包。山神眷顧，頭一天我就在山徑旁的溪溝中發現了一隻山椒魚，然而看著牠緩緩在長滿苔癩的石塊上移動，我卻如同《白日夢冒險王》中終於等到雪豹的尚恩般，迷戀於野性與光的現場而遲遲未能拿起相機。

在接觸爬山一段時間後才將相機當作必帶裝備，最初也僅是為了滿足日後回放的慾望。直到逐漸走入野地，才發現所攝的每張照片都是分靈體似的存在。正如我在杳無人煙的溪溝中擷取了山椒魚生命中的兩百分之一秒時，我的一部分靈魂也被光與相機所捕捉，住進了那張相片裡。

我藉著頭燈的光對焦，按下快門。閃燈打亮了山屋前的濃霧，霧中有數對發著光的眼睛。

離開大水窟後我們沿八通關越嶺道向西行，並在入住中央金礦山屋時，透過衛星電話收到了將有連續大雨的消息，一番討論後決定將接下來的兩日路程在一天之內趕完。雨勢似乎比預期的還早抵達，凌晨就聽見了雨滴打在鐵皮屋頂的窸窣聲。儘管無人起身，但我知道在第一滴雨落下時所有人都醒了過來。隔日天未亮，我們便在時大時小的雨中踏進潮濕的八通關。

約莫下午一點抵達原本預計住宿的觀高工作站，雖然時間並不充裕，但大家都有看一眼再走的默契。工作站旁有條為伐木開拓的郡大林道，現今破敗的程度令人難以想像過去此地日日都有運材車來往進出，直到三十多年前林道坍塌。

在伐木時期，臺灣的山林處處可見這樣的工作站，只是在無數颱風與崩塌後被隔離成一座座孤島，開始了各自的演化歷程。有些工作站逐漸回歸森林最初始的樣貌，重新學會辨認扁柏與紅檜的新苗，習慣了溪谷有山羌吼鳴、樹梢有獼猴擺盪。有些則繼續為不同的群體所利用，過去殺伐森林的中繼站，現在成為庇蔭登山者的保護傘。

我用手護著相機，迅速照了張相片。面對自然，人類永遠能有不同選擇，可

以用火藥也可以用光。

重回古道不久，本來就不明亮的天色逐漸暗了下來。我將頭燈戴上，加快邁開雙腳的頻率並做好摸黑的準備，終於在傍晚時走出八通關位在東埔的登山口。專營登山客生意的愛玉攤老夫婦正在收拾，見我們一行狼狽，又把足夠數量的桌椅排了出來。「好險你們今天走出來，」老夫婦將愛玉放在滿是水氣的桌面上，「聽說接下來幾天都會下大雨喔。」

遠方城市的燈火亮了起來，成千上萬的光點交織排列，在越來越密集的雨絲中逐漸朦朧。我不由得想起大水窟山屋前，那盞為了替半夜出門上廁所的人引路而掛著的頭燈。

出了八通關以後，大概就很難見到那樣明確指引著方向的光了吧。